

与好奇心共舞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

□ 张双南

提到黑洞,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恐怖怪物,但在我眼里,黑洞是“内向”的。因为黑洞的一个最基本的性质就是“只进不出”,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内向了。

当我们真正开始观测和研究黑洞时,却发现了“内向”表象下的丰富内涵。除了黑洞附近发生的一些壮观现象外,黑洞对整个宇宙的形成演化,尤其是对一个星系的形态、物质能量循环等,有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。这种反差非常有趣,也足以勾起人们的好奇心。我把新书命名为《内向的黑洞》,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切

入,带着大家了解黑洞,也通过黑洞了解更多关于宇宙的知识。

用“内向”来形容黑洞,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修辞。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看似内向的朋友,他们的心里可能蕴藏着无比丰富的宇宙。我个人其实是一个内向与外向的组合体。在做科研的时候,大部分时间会保持在“内向”的状态里,因为我们需要沉下来、稳下来,去思考问题、去做计算,或者是写东西。但是当我站在台上去做科普报告的时候,大家就会发现我的话非常多。

在做科普报告的时候,小朋友们、青少年们会提很多问题:

宇宙是怎么来的?有没有外星人?掉进黑洞该怎么办?暗物质到底是什么?……我也很喜欢和他们去沟通和交流,他们的好奇和疑问,给我带来很强的正反馈。不过我知道,能向我提问的小朋友、青少年的数量是有限的,如果把我的科普内容写成书,是不是能让更多人读到、了解到这方面的科学呢?这是本书的创作缘起。

不过,做科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因为科学其实是很抽象的,还有很多复杂的公式,如果直接把这些内容放进书里,那就不能叫科普读物。用黑洞来举

例,做黑洞的科普是想要让读者了解什么是黑洞、黑洞会干什么事情,并不需要像做黑洞的研究那样用公式去解释。

我几乎不会在我的书中用公式去解释现象,诸如宇宙是什么、黑洞是什么之类的科学知识,用接地气的语言其实是可以描述清楚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搭配更加直观的插图,比起用公式去讲要友好、有趣得多。我也会在书中讲述一些个人化的科研经历及感悟,希望我的经验给读者带去面对生活、面对科学的新的视角与思考。

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

文摘



书架

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

谢文龙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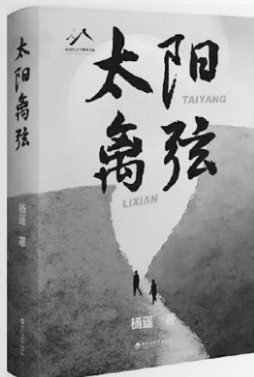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实记录社区基层日常工作,展现了社区工作者用真心换信任、用实干解民忧的责任担当。

《太阳离弦》

杨遥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小说讲述了赵小平、李明等70后青年,在高考后各自求索、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。

做孩子的“成长合伙人”

□ 周璐

近来,有不少父母向我倾诉,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每天回到家就把房门一关,还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爆发激烈的争吵。

这让我想起前不久,我和女儿一起阅读了《中国群星闪耀时》,一起聊书中蔡元培和钱锺书先生的故事。在那一个小时欢畅的对话里,我和女儿生活在同一个精神世界里。

女儿上初中以后,不仅仅是我给她推荐好书,她也把自己读过的好书推荐给我,比如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等。通过阅读这些孩子们喜爱的作品,我能够更好地走进年轻人心里。

我把女儿当作成年人,当成平

等的朋友。每当假期,我们就拎起行囊来一场美好的旅行。这样的行走不是走马观花、吃喝玩乐,而是与阅读作深度结合。例如去甘肃敦煌,出发前我们会一起看纪录片,一起阅读樊锦诗的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;在行走中,我们一起与当地交流,感受世界与人生的多样性;回到家中,我们用文字、照片、视频来记录和传递这一路走来的领悟、收获与思考。

亲子共读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概念,但这些年来,我更加倡导的是“家庭共读”。它指的是,在整个成长阶段里,我们始终坚持和孩子同读一本书,同看一部电影,然后共同分享、讨论、交流,和孩子一起学习,同频成长。

通过家庭共读,我们可以做孩子的“成长合伙人”,即我们和孩子组成一个团队,围绕共同的目标,既彼此分工、通力合作,又保持相对独立性。

“成长合伙人”体系的关键,正是家庭共读。希望通过多年的努力,我们可以和孩子做到无障碍沟通与交流,形成共同的话语体系,在互相信任、彼此合作中,让成长的难题迎刃而解。

通过多年的家庭共读,我和女儿拥有了共同的认知体系,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、善、美始终怀有敬意;我们都确信,不断修炼自我、造福他人,能让人生变得更加幸福与美好。



书悟

藏书还是读书(节选)

□ 王森

喜和悬念。

说实话,我早年买书只是为了阅读,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都想读完。所以,买了又买,永无满足。然而,长久地与书耳鬓厮磨,我不仅爱上了读书,也爱上了藏书:书的装帧、封面、插图……都令我痴迷。

于是,我收藏的书越来越多,读完的书却增长缓慢。有时一本书,我会买几个版本,买回家后不过随便翻阅一下,便放进书架的某个角落。随着年华老去,眼看着像野草一般疯长的藏书,书房中几无插脚之空,我的内心暗暗滋生出越来越严重的焦虑感——收集那么多根本不读的书,究竟有没有必要?

事实上,与所有的“恋物癖”相

似,对书,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不同感觉。青春年少时,一般的爱书人都有着极强的占有欲,以为这本书是我的,就一定属于我;但随着年龄渐长,这种感觉就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。

解决了心理问题,我对藏书和读书的纠结心态立马放松了许多。最近两年,我每次买书,总会自问:这本书我真的需要吗?我有时间将它读完吗?虽然有时看到装帧华丽的书,我依然忍不住心动,但有了这样的自问后,我买书的数量明显减少。这似乎预示着,在藏书与读书之间,我最终选择了回归阅读。

来源:《乱书房》中国文史出版社2026年出版